第三十九回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

话说老和尚听了老妇人这一番话，跪在地下哀告。老妇人道：“我怎能救你，只好指你一条路去寻一个人。”老和尚道：“老菩萨！却叫贫僧去寻一个甚么人？求指点了我去！”老妇人道：“离此处有一里多路，有个小小山冈，叫做明月岭。你从我这屋后山路过去，还可以近得几步。你到那岭上，有一个少年在那里打弹子，你却不要问他，只双膝跪在他面前，等他问你，你再把这些话向他说天二评：俗手于此必要写此妇人是�P山老母或观音菩�\_化身。只有这一个人还可以救你。你速去求他，却也还拿不稳；设若这个人还不能救你，我今日说破这个话，连我的性命只好休了黄评：故作此等语。前写郭孝子遇虎，一毫不犯《水浒传》诸书笔路，此段有意与《水浒传》相较，便笔路相近。然简洁雅驯，《水浒传》万不及也。”老和尚听了，战战兢兢，将葫芦里打满了酒，谢了老妇人，在屋后攀藤附葛上去天二评：当当云：老妇人遂�⒑��J打�M了酒，老和尚�x了，��鹁ぞづ趿撕�芦，在屋后攀藤附葛上去。果然走不到一里多路，一个小小山冈，山冈上一个少年在那里打弹子。山洞里嵌着一块雪白的石头，不过铜钱大，那少年觑的较近，弹子过处，一下下都打了一个准。老和尚近前看那少年时，头戴武巾，身穿藕色[[1]](#footnote-1)战袍，白净面皮，生得十分美貌。那少年弹子正打得酣边[[2]](#footnote-2)，老和尚走来，双膝跪在他面前。那少年正要问时，山凹里飞起一阵麻雀。那少年道：“等我打了这个雀儿看。黄评：又故作迟顿之笔。手起弹子落，把麻雀打死了一个坠下去齐评：兔起鹘落，无一笔平衍。那少年看见老和尚含着眼泪跪在跟前，说道：“老师父，你快请起来。你的来意，我知道了天二评：原来少年是个神仙。其实作者避�z绕耳。黄评：妙在不用说。我在此学弹子，正为此事。但才学到九分，还有一分未到黄评：又故作拿不定语。恐怕还有意外之失，所以不敢动手。今日既遇着你来，我也说不得了，想是他毕命之期。老师父，你不必在此耽误，你快将葫芦酒拿到庵里去，脸上万不可做出慌张之像，更不可做出悲伤之像来。你到那里，他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，一毫不可违拗他，我自来救你。齐评：如何救法，令读者�@疑，才见后文奇特。

老和尚没奈何，只得捧着酒葫芦，照依旧路，来到庵里。进了第二层，只见恶和尚坐在中间床上，手里已是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天二评：可怕呀。问老和尚道：“你怎么这时才来？”老和尚道：“贫僧认不得路，走错了，慢慢找了回来。”恶和尚道：“这也罢了，你跪下罢！”老和尚双膝跪下。恶和尚道：“跪上些来！”老和尚见他拿着刀，不敢上去。恶和尚道：“你不上来，我劈面就砍来！”老和尚只得膝行上去。恶和尚道：“你褪了帽子罢！”老和尚含着眼泪，自己除了帽子。恶和尚把老和尚的光头捏一捏，把葫芦药酒倒出来吃了一口，左手拿着酒，右手执着风快的刀，在老和尚头上试一试，比个中心。老和尚此时尚未等他劈下来，那魂灵已在顶门里冒去黄评：阅者不能不代吓。。恶和尚比定中心，知道是脑子的所在黄评：“脑子所在”下又加一句，急杀吓杀。一劈出了，恰好脑浆迸出，赶热好吃齐评：越要�o�r，偏慢慢细写，是行文一定不移之法。当下比定了中心，手持钢刀，向老和尚头顶心里劈将下来黄评：了矣了矣。不想刀口未曾落老和尚头上天二评：十二字可删。只听得门外飕的一声，一个弹子飞了进来齐评：文如闪�一般，令人眼光不定。天二评：四字亦可删。黄评：此等处何减《水浒传》耶。飞到恶和尚左眼上。恶和尚大惊，丢了刀，放下酒，将只手捺着左眼黄评：丢刀，放酒，捺眼，忙中一丝不漏。飞跑出来，到了外一层。迦蓝菩萨头上坐着一个人黄评：前文已点明“迦蓝”矣。恶和尚抬起头来，又是一个弹子，把眼打瞎天二评：�o得两眼，故不经打。观世音菩萨所以必要修成八万四千清净宝目。恶和尚跌倒了。那少年跳了下来，进里面一层。老和尚已是吓倒在地。那少年道：“老师父！快起来走！”老和尚道：“我吓软了，其实走不动了！”那少年道：“起来！我背着你走。”便把老和尚扯起来，驮在身上，急急出了庵门，一口气跑了四十里黄评：跑出四十里外，恐其党知之也，前老妇人已言之。那少年把老和尚放下，说道：“好了；老师父脱了这场大难，自此，前途吉庆无虞。”老和尚方才还了魂，跪在地下拜谢，问：“恩人尊姓大名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也不过要除这一害，并非有意救你天二评：竟是杜少卿、凤四老爹脾气，然而不同。你得了命，你速去罢，问我的姓名怎的？”老和尚又问，总不肯说。老和尚只得向前膜拜[[3]](#footnote-3)了九拜，说道：“且辞别了恩人，不死当以厚报。天二评：厚报拜他九��夜水�道场，可惜不知姓名，难填疏头。拜毕起来，上路去了。

那少年精力已倦，寻路旁一个店内坐下。只见店里先坐着一个人，面前放着一个盒子。那少年看那人时，头戴孝巾，身穿白布衣服，脚下芒鞋，形容悲戚，眼下许多泪痕，便和他拱一拱手，对面坐下黄评：又是何等人，真应接不暇。那人笑道：“清平世界，荡荡乾坤，把弹子打瞎人的眼睛，却来这店里坐的安稳！天二评：咦！黄评：又故意效《水浒传》。那少年道：“老先生从那里来？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方才原是笑话。剪除恶人，救拔善类，这是最难得的事。你长兄尊姓大名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姓萧，名采，字云仙黄评：至此始出姓名。舍下就在这成都府二十里外东山住。”那人惊道：“成都二十里外东山有一位萧昊轩先生，可是尊府？”萧云仙惊道：“这便是家父。老先生怎么知道？”那人道：“原来就是尊翁。”便把自己姓名说下，并因甚来四川天二评：不点出姓名，因读者已�缘霉室�。“在同官县会见县令尤公，曾有一书与尊大人。我因寻亲念切，不曾绕路到尊府。长兄，你方才救的这老和尚，我却也认得他。不想邂逅相逢。看长兄如此英雄，便是昊轩先生令郎，可敬！可敬！”萧云仙道：“老先生既寻着太老先生，如何不同在一处？如今独自又往那里去？”郭孝子见问这话，哭起来道：“不幸先君去世了天二评：王惠之死�墓�孝子口中说出。这盒子里便是先君的骸骨。我本是湖广人黄评：王姓易为郭，山东而言湖广，阅者自知。而今把先君骸骨背到故乡去归葬。”萧云仙垂泪道：“可怜！可怜！但晚生幸遇着老先生，不知可以拜请老先生同晚生到舍下去会一会家君么？”郭孝子道：“本该造府恭谒，奈我背着先君的骸骨不便，且我归葬心急。致意尊大人，将来有便，再来奉谒罢。”因在行李内取出尤公的书子来，递与萧云仙。又拿出百十个钱来，叫店家买了三角[[4]](#footnote-4)酒，割了二斤肉，和些蔬菜之类，叫店主人整治起来，同萧云仙吃着，便向他道：“长兄，我和你一见如故黄评：一孝―忠，相遇自然投契。这是人生最难得的事；况我从陕西来，就有书子投奔的是尊大人，这个就更比初交的不同了。长兄，像你这样事，是而今世上人不肯做的，真是难得；但我也有一句话要劝你，可以说得么？”萧云仙道：“晚生年少，正要求老先生指教，有话怎么不要说？”郭孝子道：“这冒险捐躯，都是侠客的勾当，而今比不得春秋、战国时，这样事就可以成名齐评：字字正大，�M可作稗官读耶！天二评：此非为求名计。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时候，任你荆轲、聂政[[5]](#footnote-5)，也只好叫做乱民天二评：云仙之���汉蜕惺俏�地方行旅除害，非借交报仇之比，喻以荆轲、聂政，殊�X不伦。黄评：大通大通，王惠竟有此子，非时文种矣。像长兄有这样品貌材艺，又有这般义气肝胆，正该出来替朝廷效力；将来到疆场，一刀一枪，博得个封妻荫子天二评：说到封妻荫子，仍是儒林外史说�。也不枉了一个青史留名齐评：深深款款，曲尽诱掖后进一片苦心。黄评：此等言语《水浒传》所无，且正是抹倒《水浒传》，以见非不能作此等书，不屑耳。不瞒长兄说，我自幼空自学了一身武艺，遭天伦之惨，奔波辛苦，数十馀年。而今老了，眼见得不中用了。长兄年力鼎盛，万不可蹉跎自误。你须牢记老拙今日之言。”萧云仙道：“晚生得蒙老先生指教，如拨云见日，感谢不尽。”又说了些闲话。次早，打发了店钱，直送郭孝子到二十里路外岔路口，彼此洒泪分别黄评：了郭孝子，亦了王惠，以下入萧云仙正传。

萧云仙回到家中，问了父亲的安，将尤公书子呈上看过。萧昊轩道：“老友与我相别二十年，不通音问；他今做官适意，可喜可喜！”又道：“郭孝子武艺精能，少年与我齐名，可惜而今和我都老了齐评：古今同声一叹。天二评：补出。他今求的他太翁骸骨归葬，也算了过一生心事。”萧云仙在家奉事父亲。过了半年，松潘卫边外生番与内地民人互市，因买卖不公，彼此吵闹起来，那番子性野，不知王法，就持了刀杖器械，大打一仗。弓兵前来护救，都被他杀伤了，又将青枫城一座强占了去。巡抚将事由飞奏到京，朝廷看了本章，大怒，奉旨：差少保平治前往督师天二评：小题大作，要巡抚何用。务必犁庭扫穴，以章天讨。平少保得了圣旨，星飞出京，到了松潘驻扎。萧昊轩听了此事，唤了萧云仙到面前，吩咐道：“我听得平少保出师，现驻松潘，征剿生番。少保与我有旧。你今前往投军，说出我的名姓，少保若肯留在帐下效力，你也可以借此报效朝廷，正是男子汉发奋有为之时。齐评：与郭孝子相劝之语如出一口。萧云仙道：“父亲年老，儿子不敢远离膝下。”萧昊轩道：“你这话就不是了。我虽年老，现在并无病痛，饭也吃得，觉也睡得，何必要你追随左右；你若是借口不肯前去，便是贪图安逸，在家恋着妻子，乃是不孝之子齐评：词�懒x正。从此你便不许再见我的面了！”几句话，说的萧云仙闭口无言，只得辞了父亲，拴束行李，前去投军黄评：云仙亦孝子。一路程途，不必细说。这一日，离松潘卫还有一站多路，因出店太早，走了十多里，天尚未亮。萧云仙背着行李，正走得好，忽听得背后有脚步响。他便跳开一步，回转头来，只见一个人，手持短棍，正待上前来打他天二评：与他十两�y子，尽可小本生意度日矣，却又不安本分，故�B�兔龋�殊为郭孝子累。早被他飞起一脚，踢倒在地。萧云仙夺了他手中短棍，劈头就要打。那人在地下喊道：“看我师父面上天二评：又袭《水浒》文法，却又似梅三相声口。饶恕我罢！”萧云仙住了手，问道：“你师父是谁？”那时天色已明，看那人时，三十多岁光景，身穿短袄，脚下八搭麻鞋，面上微有髭须天二评：此处又�a写木耐年貌。那人道：“小人姓木，名耐，是郭孝子的徒弟。”萧云仙一把拉起来，问其备细。木耐将曾经短路，遇郭孝子，及他收为徒弟的一番话说了一遍。萧云仙道：“你师父，我也认得。你今番待往那里去？”木耐道：“我听得平少保征番，现在松潘招军，意思要到那里去投军，因途间缺少盘缠，适才得罪长兄，休怪！”萧云仙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也是投军去的，便和你同行，何如？”木耐大喜，情愿认做萧云仙的亲随伴当[[6]](#footnote-6)。一路来到松潘，在中军处递了投充的呈词。少保传令细细盘问来历，知道是萧浩的儿子，收在帐下，赏给千总职衔，军前效力。木耐赏战粮一分，听候调遣齐评：便有重用之意。

过了几日，各路粮饷俱已调齐，少保升帐，传下将令，叫各弁在辕门听候。萧云仙早到，只见先有两位都督[[7]](#footnote-7)在辕门上。萧云仙请了安，立在傍边。听那一位都督道：“前日总镇马大老爷出兵，竟被青枫城的番子用计挖了陷坑，连人和马都跌在陷坑里。马大老爷受了重伤，过了两天，伤发身死。现今尸首并不曾找着天二评：既云受了重伤，又云过了两天伤发身死，是�K未被虏，死于营中，何以�剖孜拮牛�。马大老爷是司礼监老公公[[8]](#footnote-8)的侄儿，现今内里传出信来，务必要找寻尸首。若是寻不着，将来不知是个怎么样的处分！这事怎了？黄评：此写总兵无用。这一位都督道：“听见青枫城一带几十里是无水草的，要等冬天积下大雪，到春融之时，那山上雪水化了，淌下来，人和牲口才有水吃。我们到那里出兵，只消几天没有水吃，就活活的要渴死了齐评：倒不怕渴死，你二位先要愁死吓死。那里还能打甚么仗！黄评：此写妄传无水草，皆陪衬云仙。萧云仙听了，上前禀道：“两位太爷不必费心。这青枫城是有水草的，不但有，而且水草最为肥饶。”两都督道：“萧千总，你曾去过不曾？”萧云仙道：“卑弁不曾去过。”两位都督道：“可又来！你不曾去过，怎么得知道？”萧云仙道：“卑弁在史书上看过，说这地方水草肥饶。黄评：此萧云仙之迂也，与此等人谈史书耶。两都督变了脸道：“那书本子上的话，如何信得！齐评：书本信不得却信甚么？天二评：书本子上的话尽有不可信者，但两位都督�K未看过书本子。萧云仙不敢言语。

少刻，云板响处，辕门铙鼓喧闹。少保升帐，传下号令，教两都督率领本部兵马，作中军策应；叫萧云仙带领步兵五百名在前，先锋开路。本帅督领后队调遣。将令已下，各将分头前去。萧云仙携了木耐，带领五百步兵，疾忙前进，望见前面一座高山，十分险峻，那山头上隐隐有旗帜在那里把守。这山名唤椅儿山，是青枫城的门户。萧云仙吩咐木耐道：“你带领二百人从小路扒过山去，在他总路口等着。只听得山头炮响，你们便喊杀回来助战，不可有误。”木耐应诺去了。萧云仙又叫一百兵丁埋伏在山凹里，只听山头炮响，一齐呐喊起来，报称大兵已到，赶上前来助战。分派已定，萧云仙带着二百人，大踏步杀上山来黄评：有胆。那山上几百番子，藏在土洞里，看见有人杀上来，一齐蜂拥的出来打仗。那萧云仙腰插弹弓，手拿腰刀，奋勇争先，手起刀落，先杀了几个番子。那番子见势头勇猛，正要逃走。二百人卷地齐来，犹如暴风疾雨。忽然一声炮响，山凹里伏兵大声喊叫：“大兵到了！”飞奔上山。番子正在魂惊胆落，又见山后那二百人，摇旗呐喊飞杀上来，只道大军已经得了青枫城，乱纷纷各自逃命齐评：叙�鹨唤z不乱。黄评：始知调遣之妙。那里禁得萧云仙的弹子打来，打得鼻塌嘴歪，无处躲避。萧云仙将五百人合在一处，喊声大震，把那几百个番子，犹如砍瓜切菜，尽数都砍死了，旗帜器械，得了无数。萧云仙叫众人暂歇一歇，即鼓勇前进。只见一路都是深林密箐，走了半天，林子尽处，一条大河，远远望见青枫城在数里之外。萧云仙见无船只可渡，忙叫五百人旋即砍伐林竹，编成筏子；顷刻办就，一齐渡过河来。萧云仙道：“我们大兵尚在后面，攻打他的城池，不是五百人做得来的。第一不可使番贼知道我们的虚实。齐评：有胆有识，真是�⒉拧；破溃河惺�。叫木耐率领兵众，将夺得旗帜改造做云梯，带二百兵，每人身藏枯竹一束，到他城西僻静地方，爬上城去，将他堆贮粮草处所放起火来，“我们便好攻打他的东门。”这里分拨已定黄评：以寡敌众，以劳攻逸，非此不能奏功，云仙真是将才。

且说两位都督率领中军到了椅儿山下，又不知道萧云仙可曾过去。两位议道：“像这等险恶所在，他们必有埋伏，我们尽力放些大炮，放的他们不敢出来，也就可以报捷了。天二评：看他�w略裕如。黄评：笑倒。设无大炮奈何。正说着，一骑马飞奔追来，少保传下军令：叫两位都督疾忙前去策应，恐怕萧云仙少年轻进，以致失事。两都督得了将令，不敢不进齐评：主���{度想得周到，已决定前�h必�僖印Ｌ於�评：到底算他大胆。号令军中，疾驰到带子河，见有现成筏子，都渡过去黄评：筏子何来？水又何来？。望见青枫城里火光烛天。那萧云仙正在东门外施放炮火，攻打城中。番子见城中火起，不乱自乱。这城外中军已到黄评：未尝不得中军之力，然非少保催进，竹筏云梯，两都督何以到此。与前军先锋合为一处，将一座青枫城围的铁桶般相似。那番酋开了北门，舍命一顿混战，只剩了十数骑，溃围逃命去了。少保督领后队已到，城里败残的百姓，各人头顶香花，跪迎少保进城天二评：椅�荷健⑶�鞒橇焦�叙事�略，非全书注意所在也。少保传令，救火安民，秋毫不许惊动。随即写了本章，遣官到京里报捷。

这里萧云仙迎接，叩见了少保，少保大喜，赏了他一腔羊，一坛酒，夸奖了一番黄评：仅羊酒夸奖而已，得以本章报捷，伊谁之力哉！。过了十馀日，旨意回头：着平治来京，两都督回任候升，萧采实授千总天二评：太简略否？此如��腔班做武戏，稍演架子耳。那善后事宜，少保便交与萧云仙办理。萧云仙送了少保进京，回到城中，看见兵灾之后，城垣倒塌，仓库毁坏，便细细做了一套文书，禀明少保。那少保便将修城一事，批了下来：责成萧云仙用心经理；候城工完竣之后，另行保题[[9]](#footnote-9)议叙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甘棠有荫，空留后人之思；飞将难封[[10]](#footnote-10)，徒博数奇[[11]](#footnote-11)之欢。不知萧云仙怎样修城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藕色——浅青红色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酣边——兴趣正浓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膜拜——跪地合掌拜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角——盛一定分量的酒的酒具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荆轲、聂政——荆轲，战国时齐人，刺秦王嬴政不成，自杀死。聂政，战国时轵人，代人刺杀韩相韩傀后，不愿带累亲属，毁面自杀死。两人都是古代夸说的义士、侠客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伴当——仆人，伙计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都督——就是总兵。清初，总兵多兼都督同知、都督佥事衔，故一般别称总兵为“都督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司礼监老公公——“司礼监”，是明朝设置的太监办事机关之一，管宫中的仪节、门禁。“司礼监老公公”，是指在这个机关里掌权的老太监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保题——据部文成例向皇帝有所保奏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飞将难封——汉朝名将李广，善用兵，匈奴怕他，称他做“飞将军”，他屡立战功，但始终没有封侯。后人常借这个故事比喻有才能而不得意的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数奇（jī）——古人认为偶（双）数好，单（奇）数不好，把命运不好叫做“数奇”。李广在当时也曾被人称为数奇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